

冬天雪的酷寒只具其物資性
敲打自己胸膛
亦只為一種純粹的敲打或偶然
骨骼並不思考自己如何
成為鐃鈸或鼓槌
你說好吧何妨讓季節那枚眼瞳帶來六月
蒼穹垂下銅鏡
鏡中人是你
然而你就是周遭任何人
盲睛中的風景並不存在於烏有
卻存在於無窮盡的廣袤
馬鞍籐不為沙灘增加或減少什麼
即使銀合歡有咬齧和鋸子的形義
即使軀體遇此形義而紛飛揚散如齎粉
你的注視亦如佛目低垂
「絕望」亦只發出一句無聲的喟歎
凡通過聲音的都靜息
凡濺血的都從血腥中羞慚
你放逐世上所有帶鋒刃的
你只悲憐那些鋒刃下求饒的
因為他們竟不知
施暴者終究一縷煙霧
既無施暴，也無被施暴的人
所有戕害只生成於一雙瞳目
然而此雙瞳目
然而此雙瞳並無主人